

「红色经典丛书」

海燕

「苏联」高尔基 著
苏昀晗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http://www.jspub.com.cn

| 红色经典丛书 |

海燕

[苏联] 高尔基 著
苏昀晗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燕 / (苏) 高尔基著; 苏昀晗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红色经典丛书)
ISBN 978-7-5594-1862-3

I. ①海… II. ①高… ②苏… III. ①散文集—苏联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0501 号

书 名 海 燕

著 者 (苏) 高尔基

译 者 苏昀晗

责任编辑 傅一岑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862-3

定 价 2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001
海燕.....	003
春天的旋律(幻想曲).....	005
鹰之歌.....	010
早晨.....	016
茶炊.....	020
瓷猪.....	028
狗.....	034
同志!.....	036
人的史诗.....	043
人.....	045
草原上.....	053
书.....	067
遗产.....	080
时钟.....	084

朝圣者	090
由于烦闷无聊	097
一个人的诞生	118
二十六个和一个	131
科留沙(速写)	147
 真理的力量	 151
旧年	153
老人	158
论灰色	163
十戈比硬币(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生活片段)	166
推心置腹的谈话	171
一个诗人的故事	182
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190
在生活面前	200
智者	203
不合时宜的思想	207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海燕

在苍茫的大海之上，狂风翻卷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一只海燕如黑色的闪电一般，正高傲地展翅翱翔。

它时而略过波浪，时而像箭一样冲向乌云。它呐喊着，在它勇敢的呐喊声中，乌云听到了喜悦。

在这呐喊声中还有对暴风雨的渴望！乌云听到，里面还有愤怒的力量、激情的火焰和对胜利的信心。

海鸥们呻吟着，哀怨着，在海面之上不辨方向地疾飞，准备扑进海底深处，去掩藏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

海鸭们也在呻吟——它们这些海鸭啊，享受不到生命的战斗，一声闷雷便让它们惊恐万分。

蠢笨的企鹅战战兢兢，把肥胖的身体隐入悬崖当中……在那被泡沫染成灰白的海面之上，只有高傲的海燕在勇敢地翱翔！

乌云愈加灰暗，不断压向海面。海浪歌唱着，跃向高空迎接雷声。

雷声隆隆。在愤怒的泡沫中，海浪呻吟着，与风争辩着。狂风拥卷起海浪，把它们狠狠地摔向悬崖，碧绿的巨浪瞬间化作四溅的

水珠。

海燕一边翱翔，一边呐喊，如黑色闪电，如利箭一般，冲向乌云，用翅膀刺穿海浪的飞沫。

它疾飞，像一个魔灵——一个高傲的黑色魔灵。它大笑，它号叫……它嘲笑乌云，它因为喜悦而号叫！

在雷声的愤怒当中，这只灵敏的魔灵早已听出疲倦。它相信，乌云无法遮挡太阳，是的，无法遮挡！

风在呼啸……雷在怒吼……

乌云层层，像蓝色的火焰一样，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着。大海捉住闪电的锋芒，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闪电的倒影，就像火红的长蛇，蜿蜒进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在闪电和咆哮的大海之间，这只勇敢的海燕还在骄傲地翱翔，这是胜利的先知在呐喊：

——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春天的旋律(幻想曲)

我房间窗外的花园里，一群麻雀在光秃秃的槐树枝头激情洋溢地蹦来跳去，唧唧喳喳地聊个不停。一只德高望重的乌鸦蹲坐在邻家的屋脊上，一边倾听这些小灰鸟儿谈话，一边凝重地摇着头。浸满阳光的和煦的空气，把每一种声音都吹进了我的房间。我听到了溪流湍急的潺潺声，听到了枝叶轻轻摇曳的簌簌声，听懂了窗檐上鸽子们的柔情细语，春天的音乐就这样随着空气流进了我的心房。

“唧——唧唧！”一只老麻雀对它的同伴说，“我们又把春天盼来了……难道不是真的吗？唧唧——唧唧！”

“哇，真的！哇，真的！”乌鸦庄重地伸长脖子，回应道。

我熟知这种稳重的鸟儿，它总是简明扼要地发表意见，而且不外乎是肯定的态度。它像大多数乌鸦一样，生性愚蠢，胆小怯懦。可它却在社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每年冬天，它都会为那些潦倒的寒鸦和苍老的鸽子举办一些“慈善”活动。

我也了解麻雀，尽管它的外表看似轻浮，甚至是自由主义者，但本质上，它却是精明的鸟儿。它围着乌鸦跳来跳去，装出一副尊

敬的样子，其实在内心深处，它深谙乌鸦的身价，时刻不忘讲上两三段乌鸦的黑历史。

窗檐上那只衣冠楚楚的青年公鸽，正热情地劝说一只娇羞的母鸽：

“咕，咕，你若不与我分享爱情，我就会悲伤而死，死——死掉。”

“您知道吗，夫人，黄雀来了！”麻雀报告说。

“哇，是真的！”乌鸦答道。

“它们来了，叽叽喳喳，飞来飞去，吵个不停，真是一群不安分的鸟儿！山雀也跟着来了……就像往日一样，嘻——嘻——嘻！昨天我开玩笑地问过一只黄雀：‘怎么，心肝儿，你们飞出来啦？’它竟无礼地回应我……这些个鸟儿，完全不尊重对方的官衔、品级和社会地位……我，也是七品文官麻雀……”

就在这时，屋顶的烟囱后面突然出现了一只年轻的公鸦，它低声报告道：

“出于本职，我留心听取空中、水里和地下一切生物的谈话，严密监控它们的举动。我荣幸地禀告诸位，你们刚才提到的黄雀正在大谈春天，它们竟敢期待自然界的革新。”

“唧，唧唧！”麻雀叫了一声，惶恐地望着告密者，可公鸦却善意地摇摇头。

“春天已经来过了，而且不止一次。”老麻雀说道，“至于自然界的革新嘛，这……当然……是好事，要是能得到主管部门的许可的话……”

“哇，是真的！”乌鸦赞赏地扫了对方一眼，说道。

“对于上述报告，必须补充的是，”公鸦继续说，“上述黄雀表示不满的借口，是提供给它们饮水的溪流……有些浑浊，其中有几只

竟敢幻想自由……”

“嗨，它们向来如此！”老麻雀喊道，“这是因为它们年少无知，没什么危险的。我也曾年轻过，也曾幻想过……它……”

“幻想过……什么？”

“幻想过……宪，宪，宪，宪……”

“宪法？”

“只是幻想！仅仅是幻想过而已，先生！当然，是暗自想过……不过后来，这一切都过去了，出现了另一个‘她’，更现实的‘她’……嘻嘻嘻！您知道，这对麻雀是必要的，愉快的。嘻，嘻……”

“哼！”突然传来了威严的哼叫声。椴树枝上出现了一只四品灰雀，他慈爱地向鸟儿们行礼，吱吱呀呀地叫道：

“唉，先生们，你们难道没——没发现空气里有种气味吗？”

“是春天的气息，大人。”麻雀说。乌鸦讪讪地把头一歪，轻柔地嘎嘎了几声，像绵羊似的说道：

“哇，是真的！”

“嗯，没错……昨天，一只尊贵的世袭雕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他说：‘哎，好像有什么气味……’我就回答道：‘让我们看一看，闻一闻，弄个明白。’有道理吧，啊？”

“当然，大人！完全有道理！”老麻雀毕恭毕敬地赞同道，“大人，凡事都应该等待，稳重的鸟儿总会等一等……”

这时，一只百灵从空中飞落，他停在花园里的融雪上，焦虑地跑来跑去，喃喃地说：

“曙光温柔地微笑，熄灭了夜空点点繁星，黑夜渐白，黑夜在颤抖。于是，夜晚浓重的漆黑，如同烈日下的寒冰，渐融渐消。满怀希冀的心啊，跳动得多么轻快，多么甜美，迎着朝阳，迎着晨曦，迎

着光明与自由！”

“这……这是什么鸟儿？”灰雀眯起眼睛问道。

“是百灵，大人！”公鸦从烟囱后面严肃地回答。

“是诗人，大人！”麻雀恭敬地补充道。

灰雀斜眼睥睨着诗人，吱吱呀呀地说道：

“嗯，灰色的……下流货！他刚才好像在说什么太阳、自由，是不是？”

“没错，大人！”公鸦肯定地回答，“他在年轻的鸟儿面前煽风点火，想让他们心中都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大人！”

“可耻！愚蠢！”

“完全正确，大人。”老麻雀附和道，“愚蠢之极！自由，是某种不明确的，应该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不过，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您似乎也煽动过它？”

“哇，是真的！”乌鸦突然叫了起来。

麻雀有些窘迫。

“是的，大人，确实有那么一次。不过，那是在可以减轻罪过的情况下。”

“啊？什么意思？”

“那是刚吃完午饭，大人。是——是在葡萄酒气的影响下，我是说，在它的压迫下，而且是有限制的，大人。”

“怎么回事？”

“我只是轻轻说了句‘自由万岁’，然后立刻大声地补充道，‘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

灰雀看了乌鸦一眼。

“是的，大人。”乌鸦回答。

“大人，您要知道，作为一个七等文官，我是决不允许自己对自

由的问题采取认真态度的，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列入我的公职范围。”

“哇，是真的！”乌鸦又喊道。

无论肯定什么，对他而言都没有差别。

滚滚溪流沿着街道流淌而去，他们轻声哼唱着大河的歌儿，唱着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在道路的尽头，终会汇入大河之中：

“浩瀚、奔流的波浪将会接纳我们，拥抱我们，将我们带入大海。也许，太阳炙热的光芒又会将我们送至天空，之后，我们会在夜里化为寒露，从天而降，或是变成片片雪花，抑或是倾盆大雨洒落人间……”

太阳啊，春天灿烂、柔美的太阳，在明朗的天空之中，用饱含着热忱的爱和创造激情的上帝的笑容，微笑着。

花园的角落里，一群黄雀落在老椴树的枝头，其中一只黄雀正在向同伴激情洋溢地歌唱，唱着一首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海燕之歌。

鹰之歌

壮阔的海洋在岸边慵懒地叹息，它在浸满青色月辉的远方静静地睡去了。轻柔的银色海水与南方的蓝天交相辉映，一同沉沉地睡着了。海面上倒映着云朵羽毛般澄明的织锦，它们静静地漂浮着，并不遮掩群星金色的光纹。天空越来越贴近海面，仿佛想要听清楚，那些躁动的浪花迷迷糊糊地爬上海岸时，口中在喃喃私语些什么。

山上长满了被风扭曲得奇形怪状的树木，山峦将峰顶奋力一挥，送入了头上那片蔚蓝的荒漠中。在那里，它们仿佛被南方夜晚那温暖而柔和的烟雾所包围，尖锐的轮廓也变得圆滑而温润了。

山峦陷入了冥想。暗黑的阴影从山巅跌落在淡绿色的浪峰上，它们牢牢地裹挟着海浪，仿佛想要制止波浪的翻涌，想要静息海水不绝于耳的拍溅声和泡沫的哀叹声，这些声音打破了周遭神秘的静默，与静默相伴的还有隐匿在山峰下那片银青色的月辉。

“阿……阿拉……阿赫……阿……阿克巴尔！”纳德尔·拉吉姆·奥格雷轻轻地叹了口气。这是一位克里米亚的老牧羊人，个子很高，头发已经花白，皮肤被南方的骄阳晒得黝黑，是个很有智

慧的干瘦老人。

我们二人并身躺在沙滩上，身边一块与母山分离了的巨岩上长满了青苔，这是一块忧郁、愁闷的岩石。海浪将泥沙和水藻抛向巨石，岩石面向大海的一侧挂满了这些东西，好似被一条细细的海与山的隔离砂带捆住了一般。我们的篝火照亮了岩石的这一侧，火光颤动着奔向山峦。火影幢幢，在布满深痕的古老岩石上奔跑。

我和拉吉姆正用刚捉到的鱼煮汤。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心境，仿佛世间的一切都是澄澈而富有灵魂的，都是可以让人深入体悟的。此时我们的心灵是那样纯洁、那样轻松，除了思考再无他求。

海水亲昵地拍打着堤岸，波浪温柔地低吟，那声音仿佛在请求我们允许它们靠近篝火取暖。在和谐的波涛声中，时不时蹦出一个更高、更淘气的音符，这便是勇敢地爬到我们身边的那朵浪花。

拉吉姆将胸膛紧紧地贴在沙滩上，面朝大海，两手托着腮帮，深沉地望向昏暗的远方。厚厚的羊皮帽已经滑到了后脑勺，海风拂过他那布满皱纹的高高的前额。他开始喋喋不休起来，也不管我是否在倾听，仿佛只需要大海做他的听众：

“信奉上帝的人会升入天堂，那些不信奉上帝和先知的人呢？或许他们就在这片泡沫之中，或许他们就是浪花上的那些银色光点，或许……谁知道呢！”

一片月光随意地倾泻下来，波涛汹涌的昏暗海水被点亮了。月儿从茂密的山巅探出身子，深沉地将光辉抛向正在叹息的大海，洒在我们身旁的岩石和堤岸上。

“拉吉姆，讲个故事吧。”我对老人请求道。

“为什么？”拉吉姆并没有把头转向我，只是问道。

“什么为什么！我喜欢听你讲的故事。”

“我的故事都给你讲过了，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其实，他只是

想让我恳求他，那我就求求他好了。

“你要真想听，我就给你吟一首歌谣吧。”拉吉姆同意了。

我很喜欢听古老的歌谣，他尽量保持歌谣独特的韵律，用一种阴郁的调子讲了起来：

—

游蛇爬上高高的山峰，盘踞在潮湿的峡谷中。它蜷缩一隅，眺望海洋。

旭日耀在高高的天空，山峦将暑气吹到天上，海浪击石，水花四溅。

泉水穿过漆黑的峡谷和激流，向大海狂奔，沿途飞石轰鸣。

山泉满身泡沫，灰白有力，它怒吼着劈开山峦，冲进海洋。

突然，在游蛇盘绕的峡谷中，一只苍鹰从天而降，它的胸膛受了重伤，翅膀上沾满了鲜血。它短促地低吼一声，坠落到地面，满带着无力的愤怒，用胸口去撞击坚硬的岩石。

游蛇吓得匆忙逃开，不过它很快就明白，这只鸟的生命只余下三两分钟。

游蛇爬到受伤的鸟身旁，对着鸟的双眼啾啾地说道：

“怎么，你快死了吗？”

“是的，我快要死了！”鹰深深地叹了口气，答道。

“我畅快地活过，我懂得了什么是幸福。我也英勇地战斗过，我看见过天空！你永远不会有机会那样近距离地欣赏它！唉，你啊，真是可怜！”

“你说什么，天空？就是那个空空荡荡的地方吗？我怎么会爬到那儿去呢！我在这里好极了，温暖又潮湿。”